

印度佛教史略

導言

第一章 佛陀出世以前印度之住民及其宗教

佛教之興，爲印度宗教思想變遷中之一皆也。故其思想關於本體論、宇宙

論、來世論 *Kschafology* 等，皆與從前之思想有密接之聯絡。欲明佛教思想之起原、

與變遷，必知其所從來。今請於佛教史之序說，一言佛教以前宗教思想之梗概。距今

約四千年之前，曾住於中央亞細亞之阿利耶民族，已東南徙而越信度庫斯，分爲二

部。一部西南而入波斯，其他一部更東南往於迦布爾 *Amu Darya* 及其東印度 *Indus* 河

上流之朋闐白 *Panjab*，且逐漸移住蕃殖，遂及全印度。此則初沿東南之殑伽 *Gan-*

es (Ganges) 流域而進，至西紀前一千年頃，乃達於殑伽河口。印度之大史詩摩訶婆羅

多 Mahabharata 十萬頌中所載之戰記嘗叙此時之事，其後更南徙於錫蘭，則西紀前約五百年矣。此五百年間，阿利耶民族與土人之交涉爭奪，印人嘗以擬個人之動作而爲羅摩衍拏 Rāmāyana 二萬四千頌以記之。

當阿利耶民族之始住於印度西北境也，其酋長畏敬崇拜日月風雲水火山川等之自然現象，信有神靈而對之祈禱，現世幸福及家門之繁榮，於是別有司祭者出，特名之爲婆羅門 Brahman。婆羅門歌詠天象地儀之雄偉備至。所崇拜之神靈以自然物之當體爲始，漸信其有道德的性質，能司賞罰與奪，同時又以哲學思想爲涵養。如是所作讚詠之頌，後集爲梨俱吠陀 R̥g-Veda，其意云讚誦明論也。由此吠陀觀之，則其時宗教雖爲多神教而帶一神教之色彩，有時又雜以汎神思想也。次後爲諷詠之便，又集頌文爲婆摩吠陀 Sama-Veda，記祭祠爲夜柔吠陀 Yajur-Veda。二者之義如次爲歌詠明論，祭祀明論。內容所載大都引用梨俱吠陀，又有以梨俱吠陀之頌爲基本而別製作者。以上三吠陀用於供養神明時，由各別之祭僧諷誦之。至於後

來，有以舊傳俗信之方面爲據而集無關神供之咒術文者，別名阿闍婆吠陀 Atharva-Veda，意云禳災明論。合前，卽四吠陀也。從此時代阿利耶民族漸沿疏伽河流而東南，婆羅門族既佔社會之最上位置，遂成僧侶一階級。則不復如昔日之向外活動，而內顧以生沈思熟慮之習，固守從來之讚頌與傳說，解釋其祭祠之法式，又詳定其文句之意義，以至養成煩瑣與神秘之學風。而徒拘拘供養禮拜等形式，宗教上行儀亦多秘密之意義，其事遂悉爲婆羅門族所獨占矣。卽以教理愈煩，思辨愈深，儀式愈密，婆羅門族益能保持自己之地位，社會道德未免有不振之狀態。當此時也，宗教若哲學思想有稱爲婆羅摩拏 Brāhmana 一類之文學，其義云神學書也。其主要目的本在實際應用四吠陀頌中之材料，但所說範圍甚廣，制限蕩然，次後更有於古來聖典下哲理的考察，又以爲行儀式時含有哲理而以祭祠儀式爲哲理之表號者。記述如是義理有一類之典籍，別名阿蘭若迦 Aranyaka，意謂用於林中之籍。蓋婆羅門至老年時，以隱於林間專事祭祠爲常法，制定其時祭祠之法式卽在此書，故得森林

書之名矣。然其書中所說決非限於祭祠之法式，且爲婆羅門摩之一部分，卽其最後分也。當此哲理的考察漸以深廣之時，吠陀之傳持遂有各派，婆羅門拏亦隨以分派。此時各派有類似之哲學的研究起，乃選出各阿蘭若迦中重要之部分，而特名爲優婆尼沙曇 *Upanisad*，此乃哲學又哲學書之意。若細說之，又有秘密語、秘密文、秘密義之意。其思想之主要部分乃由刹帝利 *Kshatriya* 種姓創始，而婆羅門 *Brahmana* 族和之。研究愈進於高尚幽玄，所說乃兼哲學宗教之性質，蓋二者相須以窮宇宙之秘奧而出生死之迷界也。此時宗教家有立深邃之學說者，有趨懷疑思想者，又有誠實於解脫之道而爲隱遁者，其傾向頗不一致。

依上所說，佛陀出世以前印度宗教思想之狀態可大別爲二期：第一期自上古阿利耶人南下至於西紀前約一千年，其間以四吠陀表白一般思想，故學者便宜上名此爲吠陀時代。爾後五百年間以解釋四吠陀之婆羅摩拏文學代表一時代之思想，故可別名爲婆羅摩拏時代。

今更勸佛教思想淵源於古印度哲學思想之處。則由梨俱吠陀時代之末葉以來，梵 Brahman 之觀念漸次發達。按梵爲中姓名詞，有增大祈願之義。增大謂吾人意志對之亢進歸向，其他一面即希望吾人向上而與神一致，或得神之恩惠，故梵又有祈願之義。以此祈願之靈變化爲神，即云沒哩訶塞鉢底 Brihaspati，又云婆羅賀摩拏塞鉢底 Brahmanaspati，皆有所願主之義。沒哩訶塞鉢底以梵爲宇宙之主，爲世界中最初生之太陽，由此而生萬物，故得生主 Prajapati 之號。後來之思想發達極致，遂絕待獨存 Svayambhu 而爲宇宙本體，所謂沒哩訶塞鉢底乃不復有道及者。又自一方面言之，古來哲學的思索每求宇宙之解釋於一己之心中，以爲世界則無常且苦，其本體則常住而唯一，是名爲我 Atman。人之肢體由是生，人之活動由是起，而外界萬物皆因是而存在。此蓋以人爲宇宙萬物之靈長，人生之窮極本體在我，推知宇宙終極本體亦在我也。於是「我」與「梵」純然一物而二名，俱得宇宙內在的統御者 Antaryāmin 之稱。其所異者，不過我由哲學的推理定爲萬物之本源，梵由

神學的考察知爲萬物之自性；一則似靈魂，一則似靈性耳。夫我與梵則皆屬宇宙一元的本體也，其與差別界之現象復如何說明之耶？曰：是在摩耶 *Maya*。摩耶謂幻，我之外無別體。人若證悟我之實在，則生死之迷妄恍如昨夢而消滅無踪，此其所以爲幻也。然人爲無明 *avidya* 所盲，不知差別界之假有，因愛欲 *kāma* 而造業，輪迴生死終無出期。今故示人以出家修道之要，知無明爲生死流轉之大本，而求智明 *vidya* 以爲對治，則得如實知「我」與「梵」冥合，不更流轉生死，是爲梵涅槃 *Brahma-nirvana*。惟是智明亦非偶然而起也，別有引生之方便焉。所謂一方離一切欲而成捨離 *Sannyasa*，又一方爲遣除妄情專心於我相而成觀行 *Yoga*，有二者而後智明漸起也。由此觀之，因我論之結果而有厭世觀，出家修道輪迴與解脫業感緣起，根本無明捨離與觀行等，是皆印度哲學宗教思想從古代而漸次發生，決非一家之創說也。爾後乘此等思潮以立教派者不一而足，數論 *Sāṅkhya*、禪那教 *Jaina*、佛教，則其重要者也。是二者皆由優婆尼沙曇哲學之唯心主義展轉變化而發達，且時代先

後相去不遠，故三家教義每有類似之點，亦無怪也。其中數論一宗以優婆尼沙曇中實有之我與非實有之幻別立爲二事，謂我爲神我 Purusa，幻爲自性 Prakriti，而各加以特別解釋。禪那教以我爲命者 Jiva 亦與幻異，與數論同。在佛教獨不然，於古代哲學所立我幻二者之中，唯取幻之一部分以爲因緣生法，而否定有我。

次詳數論之教義，因其發達時代可畧分爲二時期：第一期思想出於摩訶婆羅多中之世尊歌 Bhagavadgita，第二期則漢譯金七十論原本所見之思想也。今言其第一期立二元論，蓋即依古代梵即我之說，先以自性從屬於我，後來我之權能範圍縮小，次第變爲心靈的，於是自然界之根本唯有自性，而神我自性相對矣。數論原語由計算思擇之動詞構成，意云思擇世界本體同一而歸束到神我也。

禪那教由泥健連他若提弗怛羅 Nirgranto Jnati Pufra 譯云離繫親子者所創立。離繫乃離煩惱繫縛之義，即彼行者之號，親子則其族子之義也。其人生於疏伽下流吠舍釐 Vaisali 城附近之拈茶補羅 Kundapura，出刹帝利族，三十一歲

出家，十二年間修諸難行而得正覺。後二十九年間遊化吠舍釐、摩揭陀 Magadha，至七十二歲，即釋尊在世之時而逝於波婆 Pava。凡有辰那 Jina、多他伽多 Tathasata、摩訶毗羅 Mahāvira、佛陀 Buddha 等名號，如次即云勝者、如來、大勇者、覺者也。其教認四姓之別，用十二淨法 Samskara，同於婆羅門教，惟斥吠陀、禁祭祠殺生，又無殊於佛教。又佛教有過去二十四佛，此教則有過去二十三勝者。其他兩相出入者猶多，尤以涅槃 Nibbāna, Nirvāna 一義比較易見。佛教涅槃多從消極方面以言，此宗涅槃則多從積極方面以言也。因其勵行生物保護與苦行之故，在不厭苦行之印度遂大佔勢力。由佛教以前興起，至佛教久滅之今日，猶得若干之信者焉。於此宗外，當時有唱無神論撥無因果論等，佛典中常稱爲六師外道 Satirthakarah，則不必皆有勢力，教義詳細今亦無考也。

在當時印度既充塞苦行之徒與空談之輩，一般有識之士漸覺其非，而思求一真實解脫之道，又從哲學以見我之本體而得解脫，乃但限於四姓（婆羅門 Brah-

mana 刹帝利 Kstriya 毗舍 Vaisya 須陀羅 Sudra) 之前三，然因版圖增大，非阿利耶族之第四姓倍見增多，不與以解脫之契機亦覺與道理相違。於有乘氣運而出現於印度東北部釋迦族中者，發揮其偉大感化，及於百世，遍於異域，蕩蕩乎莫能名；此一大教之師主卽佛陀世尊 *Buddho bhagavan* 也。世尊生於西紀前六世紀之前半，壯而觀世相之苦，求解脫之真，既成正覺離一切煩惱，乃漸對他宣傳自證之法。而其說教之根本形式每不外苦集滅道之四諦。如是四十五年間，於菟伽河兩岸，不論種姓貧富，以平等心而弘教，至八十歲入滅。

第二章 佛滅後佛教發展之概觀

佛入滅之年代，異論紛繁，難以精密考定。今姑據最足信用之「衆聖點記」逆爲推算，而定其時爲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六年。此後無幾，佛弟子間對於佛陀觀、人生觀、及世界觀等，漸有變化，而成保守與改進之二派。佛滅後滿一百年，（西紀前三百

八十五年) 佛教遂分裂爲上座大衆之二部。此二部中又或尊傳承而無於創改，或重理論而於解脫宗教之教義漸趨於煩瑣之思辯，或主實行而輕視議論，主張各異，遂次分裂。至佛滅滿二百年(西紀前二百八十五年)，遂有十八異部。及後阿育 *Asoka* 王(西紀前二百六十四年灌頂卽位)時，佛教得王之歸依保護，廣弘於印度內外。王子摩哂陀亦傳教錫蘭，爲佛教南傳之嚆矢。晚近學者爲研究之便，恆以錫蘭及由彼流傳之緬甸暹羅等處，佛教爲南方佛教，而印度大陸及其他亞洲各地佛教爲北方佛教，卽依於此。

爾後至西歷第一世紀之末約二百五十年間，關於佛陀菩薩 *Bodhisattva* 羅

漢 *Arahant* 之性質及教理，智斷、修證、因果，立說大有變化進步，惟仍存古義，以入涅槃得羅漢果爲當面之主張，未行「一切有情成佛」之教也。西紀第二世紀，迦膩色迦 *Kaniska* 王漸調和佛教各派，並雜採波斯等西域各地之宗教，龍樹 *Nāgārjuna* 卽

際此時覃思佛教而大唱緣生法皆空無所得之中觀思想，於是有大乘 *Mahāyāna*

(摩訶衍)之名稱弘布世間，即一切有情成佛之教也。其成羅漢之教，相對貶稱而名小乘 *Hinayāna* 亦自此始矣。

後迄西紀第四百年，婆羅門教與梵文學復興，佛教亦蒙其影響，蘊釀重大之變化。小乘諸宗中如說一切有部，亦與大乘相並而發達。自此大乘教大別爲二種，謂顯教與密教。顯教有二大潮流：最初起者爲龍樹之中觀宗，以俗有真空爲了義。其次起者爲無著 *Asaṅga* 之阿賴耶 *Alāya-Vijñāna* 緣起論，又名瑜伽 *Yoga* 宗，以三界唯心爲了義；是皆主智的大乘也。其外有發揮感情信仰的方面而成極廣意味之他力教，禮佛稱名，加持祈禱，專恃衆生信心與諸佛攝受而期往生淨土，此即密教之起源。其始創之年代與地方今皆茫漠無考，唯在龍樹時代即已胚胎，則事突也。自西紀第四世紀無著世親 *Vasubandhu* 以後，小乘漸衰而大乘發達，至於頂點。至西紀第六世紀頃，秘密教頗露頭角，而由一部分之佛教徒大成其說。試由教理之方面言之，則顯教以無明緣起爲根本義，理平等而事差別，事理未相即不二也。密教反此，立本

有之道理，以爲事理平等一多無盡，於是似乎「現象卽實在」萬有卽一神之說。所謂萬有皆摩訶毗盧遮那 Mahāvairocana 之本體，吾人亦其一部分，乃至一毛一塵亦不外此也。至所有經典出自法身大日所說，亦與應身釋迦所說有別。又此宗最重事相，其淵源極遠，蓋本於吠陀時代之火咒術，婆羅摩拏之加持祈禱，以及通俗之信仰儀式。身語意所行悉含秘密之意，而諸法之本真，如真言 Mantra、印契 Mudra、曼荼羅 Mandala、字門 Aksara-mukha 等，皆秘密之表象也。如是由教理及事相方面以秘密爲眼目者，總稱秘密教，其餘佛教則總名顯教。然云秘密，非謂隱蔽，但現象卽事實之真相非凡愚知見所及，乃暫謂之秘密耳。西歷第八世紀時，印度大陸之佛教漸呈衰象，其淨土法門早已傳於西域及中國，印度反不流行。其純正顯教則流於煩瑣之思辨，從供學者之玩弄，其密教迷信巫覡之風日益增長，俱失宗教之活力。於是急轉直下而向衰運。外道吠彈多 Vedānta 學派、前彌曼婆 Pūrva-Mīmāṃsā 派之鳩摩利羅 Kumārila、後彌曼婆 Uttara-Mi 派商羯羅 Śaṅkara 等，乘機鼓吹自

宗，佛教大受打擊。爾後秘密教更見腐敗，與印度教 Hinduism 相混合，其去佛陀施教之本意真有雲泥之差矣。然至西歷第十二世紀，回回教徒得勢後，仍能保其餘緒於東印度。迄第十六世紀而後絕，概觀佛滅後印度之佛教，歷年代而漸次發達變化，其間釐然之界限頗難劃定，今爲研究之便，依重要之點假定爲三期如次：

一、根本佛教發達時代 自佛入滅至龍樹時代（西紀前四百八十六年至後一百五十年）

二、大乘教興隆時代 自龍樹至第二法稱（西紀百五十年至八百年）

三、佛教衰頹時代 自第二法稱至犀那 *Shigala* 王朝之終（西紀八百年至約千二百年）

本篇上 佛在世時之佛教

第一章 釋尊略傳

釋迦之傳記不僅南北所傳有異，同一所傳之中或則爲單純素朴之記事，或則爲絢爛莊嚴之美文，又或廣或略，而實錄與譬說相雜則諸說無別；欲取捨所有材料以得的確之史實，實非今日所能也，本文但採取近於史實者以髣髴此偉人之經歷而已。

第一節 成道以前

釋尊具云釋迦牟尼 *Sakyamuni*。釋迦爲種族之名，義云能也。其族屬於蒙古種。牟尼者，寂默賢人之義。故合釋迦言之，卽是能仁，或云能寂，所以尊釋迦族中之賢人也。依佛教家說，釋迦乃由阿利耶人種中有名之王族甘蔗 *Ikshvaku* 種出。然按之實際，此佛教徒以尊重所信奉之大師，故假託爲有力王統之系譜云爾。釋尊實名云悉

達多 Siddhartha 譯云義成，姓喬答摩 Jantama (舊譯瞿曇 (Totama) 乃云瞿答

第一圖釋迦世尊像



此像為佛

滅後七百

年頃北印

度健陀羅

之石刻現

存德國柏

林博物館

中

摩 Totama 之裔。蓋上古吠陀讚頌作者婆羅門有名瞿答摩者，做上古印度貴族之

通習，遂謂爲彼之裔耳。釋迦族之住處在羅泊提 *Rāpi* 河東北，面積約三百二十方里。盧呬尼 *Rohini* (今 *Kohāna*) 河貫其間，遂分十家，各爲一小城之主。其居河西北之劫比羅伐宰覩 *Kapilavastu* 城最有勢力，釋尊卽屬此城主家也。劫比羅伐宰覩在今畢拍囉婆 *Piprāva*。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，佩昆 *W. C. Peppé* 於尼波羅 *Nepal* 南境此地 (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七分東經八十三度八分) 掘得一石櫃，中藏石瓶石函等物，有一瓶納於鐵水晶等層疊之函內，以黃金華葉安置佛骨觀其銘，則佛陀世尊舍利之函而釋迦族所供養者也。石櫃所在之地正當法顯指定之迦比羅衛 (劫比羅伐宰覩之俗稱) 因得定佛之生地焉。又盧呬尼河東有提婆陀訶 *Devadaha* 城，乃天示或天臂之義，從種姓名之則曰拘利 *Koli* 城。此與劫比羅城自昔通婚嫁，故劫比羅城主輸頭陀那 *Suddhodana* 娶拘利城主阿菟釋迦 *Anusāka* 之二女摩耶 *Māyā* 與鉢羅闍鉢底 *Prajāpati* 摩耶四十五歲時有妊，從土俗歸甯而分娩，及半途之嵐毗尼 *Lumbini* 園中，遂於沙羅樹 (*Salā*) 係北方所傳無憂

樹之類也) 下產悉達多，時西紀前五百六十五年四月八日日初出也。此園在尼波羅境內之蘭冥帝。摩耶產後七日，病死，其妹鉢羅闍底代育王子。達七八歲時，從婆羅門學者受文事教育，從武士習諸武藝。十六歲，納拘利城主善覺之女耶輸陀羅 Yāśodharā 爲妃，生一子曰羅怛羅 Rāhula。悉達多王子自幼觀感老病死之苦，受婆羅門之厭世的教育，內外因緣，世間苦痛無可避免之觀念深印心中而不能去，日夕思所以解脫之者，遂決捨妻子王位而出家。其父遺宗親五人爲侍，卽憍陳如 Koṇḍañña、跋提 Bhaddiya、跋波 Vappa、摩訶男 Mahānāma、阿說示 Assaji 也。王子偕侍者東南行，至毘舍釐 Vaisālī 城附近之仙人(學者)阿羅邏迦蘭 Arālaha Kāśapa 所，就學解脫之道。此仙人以無所有處爲最上涅槃，卽以超越一切有之思想，獲來世住無所有狀態之果報也。受此報時身心暫有休息，然果報主體之我因緣和合仍有差別之想，被生死苦痛之所惱，則所謂解脫不是究竟，可知也。王子不能厭望，去而訪鬱陀迦羅摩子 Uddako Rāmaputta 仙人於王舍城 Rājagṛha 外森林中。